

南川楼、朗吟楼画匠

我为故宫做彩绘

□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摄影报道

来自五湖四海的古建彩绘画匠们，为沧州南川楼、朗吟楼描红绘绿、雕梁画栋，塑造出运河畔最美的风景。他们，曾参与修复故宫、颐和园、恭王府，为中国古建的完美呈现作出了贡献。那一段段辛苦却又美好的回忆，充盈着内心，让他们在异乡干劲十足。

从修复故宫开始

南川楼、朗吟楼建设工地上，一位师傅头戴安全帽，手握对讲机，说着一口邯郸味儿的普通话，指挥协调着“两楼”彩绘的各项事宜。他叫张永旗，南川楼、朗吟楼彩绘工程分包项目的负责人，从全国各地调集了90多名古建彩绘精英到沧州，用短短两个多月时间，基本完成“两楼”的外观彩绘任务。

10年前，张永旗还是一名普通彩绘匠人，有幸前往北京参与修复故宫。在那里，他见识了故宫文化的博大精深，体验到了最高级别古建彩绘的艺术魅力。

在故宫的4个多月里，张永旗和队友们负责太和殿、太极殿、神武门等局部建筑的彩绘修复。局部龟裂、外表爆皮、颜色退化……故宫建筑彩绘的现状，让张永旗惋惜。曾经精致的图案，艳丽的色泽，经过岁月的侵蚀，已然不复存在。张永旗和队友们，要用双手重现故宫辉煌。

把之前的彩绘全部铲掉、砍净，再找白，使之露出原木，再进行“一麻五灰地仗”基底处理。太和殿里，金龙和玺、龙凤和玺等图案，所绘中国传统龙的形象，属于皇家最高级别。要经过焗油黑、拉白、刷色、贴金、立粉等多道工序，难度大、要求高，每一道工序，都需要监理签字认可，方可进入下一道工序。当时，张永旗是立粉师傅，每天拿着裱花袋，龙头、龙须、龙尾，一点点精雕细琢，塑造出立体而又灵动的龙形象。一条龙立完粉，需要10到20分钟，一天下来要做上几十条甚至上百条龙，晚上手腕酸痛、双脚发软，整个人都累懵了。

“能为故宫做彩绘，这是我人生的荣幸。”回忆那段日子，张永旗仍一脸兴奋，他说，在故宫的日子，每天都能感受中国最顶级古建的气势和恢弘，这是多少古建人梦寐以求的。

有了修复故宫的经历和资历，张永旗的彩绘人生开启了新时代。从故宫回来后，他陆续带领团队为沈阳故宫、北海公园等古建进行修复。在湖北襄阳影视城的古建彩绘项目中，他分包了皇宫、后花园等30多座唐代风格建筑的彩绘工程，在那里留下了浓墨重彩。

关注 运河建设



张永旗对修复后的故宫感情深厚



北海公园修复后的游船



于慧丽在朗吟楼作画



蔡光磊在朗吟楼上细致焗黑

故宫里的彩绘人生

于慧丽是张永旗在修复故宫时结识的。47岁的于慧丽，喜欢绘画，花鸟鱼虫、自然山水、龙凤图案，都信手拈来。

从二十六岁开始，于慧丽便走南闯北，跟着师傅在工地上干活，从开始的一天收入几元钱，到后来一天收入二三百元。在修复故宫的几个月中，于慧丽每天行走在脚手架上，后背挂着安全带，头上戴着安全帽，仰着头、伸着脖子作画，一画就是几个小时。

故宫建筑上的图案，不管是旋子、枋心，还是斗拱，基本是单调重复的，往往是一个月画一两种图案，一画就是一个星期。日夜重复地画一种图形，于慧丽并没有厌烦，反而越发投入。“在故宫里做彩绘，就好像那些受冷落的妃子一样，必须能经得起日复一日的重复和寂寞。”于慧丽说，因为喜欢，自己并未觉得单调和无聊，而是越发地喜欢与投入。

和于慧丽一样，35岁的

蔡光磊也曾为故宫做过彩绘。不同的是，蔡光磊修复的是沈阳故宫，而非北京故宫。16岁的蔡光磊就从焗黑开始入行，跟着师傅摸爬滚打，一干就是20年。从焗黑到画各种图案，蔡光磊慢慢出师。

在修复沈阳故宫时，颐和殿外檐彩画在自然环境中长期风吹日晒，严重积尘、失色，已经失去对木构件的保护作用，同时因颜料脱落严重、黑化，彩画纹样已模糊不清，蔡光磊和工友们一点点修复，起谱子、拓谱子、立粉、描金、焗黑、打点……最终呈现出金碧辉煌的故宫。

在北京修复恭王府时，蔡光磊有幸遇到彩绘专家王仲杰，受其指点，受益匪浅。“恭王府立有一处竹林样的建筑，看着跟真的似的，走近才发现是彩绘。”蔡光磊说，这对他触动挺大，彩绘能做得如此逼真，定是匠人技艺精湛。

爱上这座城市和运河

每次接到古建彩绘工程，张永旗就会回忆起在故宫的经历，也会拿当下的彩绘与故宫比较。“故宫曾是皇家之地，重要标志是红墙黄瓦、朱门金钉，色彩主要有黄、黑、绿3种颜色，另外还有各种颜色的组合。”张永旗说，其他地方的古建彩绘则不同。就拿南川楼、朗吟楼来说，屋顶铺设的是灰瓦，外观彩绘颜色也以青、绿、黑、白、红、金为主。

故宫彩绘基本由和玺彩绘、旋子彩绘和苏式彩绘三种彩绘构成。其中，和玺彩绘又称官殿建筑彩绘，是清代一种最高等级的彩绘，大多画在宫殿建筑上或与皇家有关的建筑上。“故宫彩绘金碧辉煌，有皇家气势，其他地方古建彩绘则更多展现地方和民间特色。”张永旗说，南川楼和朗吟楼主要采用旋子彩绘，这种彩绘是明清官式建筑中运用最为广泛的彩绘类型。

来沧州两个月的时间，于

慧丽、蔡光磊和工友们基本过着工地和住地两点一线的生活，运河是他们的必经路线，“每天从运河边走过，看着岸边公园一点点变样，古建筑一天天变美，不由地爱上了这座城市。”于慧丽说，沧州的运河很美，人们生活很惬意，希望以后有机会再来沧州，当一次游客，再看一看自己曾经画过的古楼。

就是这样一群有着彩绘技能和敬业精神的“打工仔”，为南川楼和朗吟楼披上了精致的“彩衣”。为了赶工期，他们清晨六点半就“上楼”干活，中午也只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，每天高空作业，靠一条安全带维系着身家性命。“看着这两座楼从光秃灰暗变得五彩斑斓，心里说不出的激动，这里有我们的付出。”一名画匠表示，希望沧州能记住他们，他们也会永远记住沧州，记住大运河。

南川楼、朗吟楼彩绘大气呈现

□ 本报记者 赵宝梅 摄影报道



王超摄

创城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

□ 瞳言

前两天，去一老旧小区采访，一栋独立的矮层楼房。楼前一条狭窄的胡同，路面整齐，两侧摆放着住户的绿植，藤蔓蔓延，瓜果飘香，在秋日的晨光中，颇有一番诗情画意。

这栋楼有30余家住户，在热心人带动下，他们自筹资金，把楼前楼后小路铺平，外墙面粉刷一新，安装了路灯、门灯、电子门、一户一表……居住环境硬件改善了，“软件”也没落下。现在，人们都自觉维护居住环境，有人搬出绿植摆在楼前，有人风雨无阻清扫楼前屋后垃圾，有人正在积极筹划进一步提升小区硬件……人们在享受改变的快乐同时，也都在默默维护着这一成果。翻看着改造前的旧照片，从前楼前屋后经常堆满垃圾的场景早已消失，“这是大家努力的结果，有一个人随便丢垃圾，就打破这和谐。”一位居民说。

小到一个家，大到一座城，和谐、美好、文明，离不开每一个成员的努力。创城正在进行时，需要每个市民的努力。

清晨的路口，在交警和文明交通志愿者疏导下，人、车有序通过，遵守秩序，就是文明；公共场合排队入场，听从工作人员安排，遵守“保持一米距离”的提示，就是文明；路边喝完饮料，找到垃圾桶，投放到相应的垃圾桶内，就是文明；骑上共享助力车，到达目的地，规范地摆放在规定的位置，就是文明……

文明并不遥远，文明就在身边。一句话、一个手势、一个微笑、一份等待、一份守护、一米的距离、一分钟的时间……就可以让文明在我们身边闪烁。文明是一盏灯，灯亮了，城市就充满了温馨、和睦；文明是一扇窗，打开窗户，阳光照进，屋里就亮堂了，而光亮，需要每一个人奉献。

说城事

《运河·印象》今天首演

□ 赵宝梅 王昱鑫 摄影报道



多彩运河，杂技之都，四季更迭，美不胜收……今天，展现大运河四季之美的杂技秀《运河·印象》进行首演。这台杂技秀由杂技之乡吴桥的优秀杂技演员担纲主演，汇集国内一流的道具研发和舞美设计，成为今年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的一大亮点。

《运河·印象》共分四幕：春、夏、秋、冬。春有河畔百花烂漫，夏有游船穿梭游览，秋有万亩高粱尽染，冬有冰雪戏嬉画卷。运河公园、吴桥码头、旅店水驿、万亩高粱园……四季皆宜，将“多彩运河，杂技之都”的美丽和勃勃生机充分展现出来。节目时长80分钟，演员阵容90人，由优秀杂技演员担纲主演，道具和舞美都属国内一流。杂技秀对《吊环》《飞车》《肩上芭蕾》《生死轮》《车技》《空竹》《大跳板》等一批曾在国内外重大赛事斩获金银大奖的节目进行整合创新，整台秀以“运河四季、杂技之美”为脉络，达到美伦美奂、惊险刺激的视觉效果。

这部杂技秀以迎接第十八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和2021年沧州市旅游产业发展大会为契机，由吴桥杂技大世界旅游有限公司进行设计和创编。同时，结合吴桥县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和“杂技兴县”的发展战略，深度挖掘吴桥杂技文化和运河文化，以杂技艺术极限之美，展现出“多彩运河、杂技之都”四季之美的主题。